

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鵲純鷦其名大腹純雉其名釋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復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醴鷄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解曰鶴體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為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為物則其更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為空鶴體者方且翫然有形則遊魂所更之化亦已矣矣列子者獨悟一身之妙而鶴體既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嘗所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百歲鶴體以明萬物之變也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憊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以有情而化無情若龜之為陵焉或以無情而化有情若晉尚生乎腐罐或以小而化大或以大而化小鸞之為蛤則飛者更潛鼠

之為鴉則走者更飛相視而化有若河澤之鳥自孕而生有若鷦復之獸或一種而異化若鳥足之為蟻蟻為胡蝶若龜之為鱉為鼈蟻之衣鳥陵焉其不同如此其間若后復生乎巨跡尤化之特異詩之所稱為可考者要之情與無情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易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為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為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默運矣易以知機為神者意以此歟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書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久入於機豈不以人為萬物之靈故舉以該之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一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道遠
念二
天瑞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解曰寂然不動常無觀妙常有觀微微妙並觀了不相涉有感而動則無不能常無必入於有有不能常有必入於無自然之運莫之能禦矣夫形聲之於影響未為無也然處陰以休影響久而聲隨終亦必無而已矣以夫無之不可以言生也故言形聲影響以託無也莊子曰萬物以形相生此以為不生形者蓋形雖相生實非形能自生有生生者自無而生之獨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解曰有則有盡故有形必終天地與我均圓於形既已明其安從生則亦宜知其終與否也體道者謂天地與我並生則其終也必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是未始有終

也以夫天地與我猶不離形故其言止於不知而已若夫道則離於形生而無始無終矣始與終為對者也道本無始安見其終也久與近為對者也道本不久安見其盡也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也

解曰本不生者初無生滅本無形者初無聚散有生矣則必復於不生有形矣則必復於無形消息盈虛自然之數也生也數起不得不生也數窮不得不終生死之去來弗由我矣感者乃復認其緣塵之體以為我斬於久生而不死斯不識夫固然之理矣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具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具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解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賦而存焉

緣氣暫聚初非我體清輕屬天濁重屬地遠其終也精神離形暖觸斯散動轉自息清遠於天濁遠於地各歸其具所謂我者尚復何存所貴乎道之善吾死者以於物物各歸其具之時而不喪其我也於斯而不亡我之所存則制命在我而造化不能

沉淪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壽夭不貳顏回曰回坐忘矣皆此道也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

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木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解曰人生之屬乎造化也新新不停念念遷謝舉其大較則有四焉其序自然不為貴賤而加損也嘗考德之與形內外不相及夫人之生也其德之盛衰乃與形體相為消長其理果安在哉蓋人之生氣之聚

也氣專於嬰孩溢於少壯休於老息於死夫或不能存我而志不足以帥氣則內之所存幾何而不為物流轉方生則唯化所役已死則唯化是變不知何時而已也唯體道者能轉物而不轉於物雖亦順化之變而不遷疏於造化其在嬰孩與人同其

專一至於少壯老耄也終不失其赤子之心雖有死也適所以遂其寂靜之常樂爾是所謂之於息而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見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解曰所謂榮啓期者榮則英而不實啓則開以有接攬道之英榮形開而接物期於趨當生之樂而不造夫道之根深蒂固者

也此其所以以處常得終為樂也蓋所貴乎道者豈唯生之獨樂哉蓋將以善吾死也若夫人者雖不罔欲於利害之塗而無中道之夭亦已異乎俗矣語其聞道則未也是所謂善自寬以為樂非真樂之無所不樂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棄捨遺德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願謂弟子曰彼史可與言者試往訊之于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捨德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捨德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管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遂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解曰少而勤行以名譽導其前也長而競時以利欲汨於外也不羨名故不勤行不徇財故不競時內無名利之徇外無妻子之累既佚於老將之於息知既死之暫往謂求生之為感此林類之所樂也子貢方且悅生而惡死安足以得此人之心哉雖然林類以死期將至為樂亦未為道也得道者泊然無心於生死其於死生廢而任之而已奚遽憂樂於其間哉孔子以謂得之而不盡者其不在茲乎又其以營營而求生為感亦其所得也謂今之死為愈於昔之生亦其所未盡也所謂林類者野外謂之林以言違物離人處乎廣莫之鄉而類聖人之道者也是所以以死為樂得之而不盡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

焉爾

解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聞夫子語林類之可與言者於是始悟賢於辨之為非將求為道之曰損故告於仲尼願有所息也殊不知有生之委運於大化其序為不可紊方其勞我以生安得有夫息雖然為子貢者亦易悟矣一聞孔子之言則知君子之息小人之伏也故孔子許之曰賜汝知之矣

望其續舉如也宰如也墳如也蒿如也則知所息矣

解曰舉如宰如墳如蒿如則以言續之所象不同以人之貴賤異等也同之於息而已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解曰息猶氣之息一往而一來伏猶勝物

而伏之其動止有制之者矣君子之息雖化而不亡小人之伏昧然而趨化君子者仁之成名小人反是故晏子亦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老氏之實以慈為先起死生之域者莫先於能仁而博愛是以言君子之仁

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解曰人生世間如物逆旅要必有所歸宿古無以易此也世之貪生失理者眾而要悟其理者希眾寡相傾行非為是終莫之覺列子言此亦不以一人而非一世也直欲齊死生於一貫爾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入鍾賢世言賢世宜幹巧能備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

人知所與知所去

解曰狂蕩之人則以去鄉土而廢其家業智謀之士則以備名譽而誇張於世彼其所為狂蕩也則俗謂之小人彼其所拘智謀也則俗謂之君子殊不知狂蕩之去鄉

離親特廢其家業而智謀之殘生損性乃離其性宅又焉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莊子謂藏穀之挾策讀書博塞以遊為均於亡羊即此所謂二者之胥失也列子繼此言貴虛之道以虛靜為得其居取與為失

其所則聖人之所與所去可知也已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失事之破碼而後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

解曰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虛靜在我則萬變雖起而吾心常寂萬態雖殊而吾心常微此應物之本也故曰莫如靜莫如虛虛而能容靜而常寂周旋變故不出性宅是為得

其居也有所取則不虛矣有所與則不靜矣取與交戰耳目外徇火馳而不及斯失其所矣所即其居之所也與老君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之所同意既失其所方且鼓舞仁義於物之凋殘虧喪之後是殆智謀之士所以誇張於世者爾彼則自傷其性矣又焉能使人復其初乎

溺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知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解曰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間大化有四復於其中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去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缸前焰非後焰俯仰之間已形萬變昧者潛移於造化但觀夫已形之陳跡而不知大化之密運

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運矣於事之虧而觀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揚子於元經言月闕其博不知開明于西蓋言造化之密移成虧之迭進也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奈何其不自悟耶此莊子藏舟於壑之義也于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蓋明此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氖爾亡處亡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氖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氖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躡步蹠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含然大喜曉之者亦含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氖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氖

也知積塊也莫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莫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解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則人之一身寄於天地之間微亦甚矣又況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江河而萬物載焉天之長地之久有非人之所能俄而測度者杞國之人乃有憂其身之無所寄而至於廢寢食者豈天地之大不足以容其身哉亦其人無以自容爾曷亦不思自有天地至于今也更死更生不可勝紀莫獨至汝而憂之哉其憂之者固

悲人之自喪者也而憂彼之所憂者則又悲夫悲人之悲者既已憂之矣而又以物理之鄰近者更相喻曉而含然大喜意天長地久何多寡於斯人而斯人奚遽以妄心而憂喜於其間哉長廬子聞而笑之亦似是矣其言天地為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理無以易矣且曰遇其壞時莫為不憂哉是得之而不盡者也蓋成理所在無往不一或彼或此終無有二以二致一無有別一明夫一之不二則生死去來各不相知寓形宇內歛天和食地德泰然終其身而已矣奚用知其壞與不壞哉此長廬子所以又見笑於子列子也

舜問乎丞莊子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執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何得而有耶

解曰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
差殊有無二境虛實相形如可得而有亦
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天道道
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為二也舜之問乎丞
蓋將以道擅而有之於吾身也吾之一身
天地彊陽氣之所積爾暫聚復散曾非我
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吾之一身天命而
為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出於
天地之委順有生出於天地之委和是身
出於天地之委形至於孫子抑遠矣是天
地之委蛇爾故或行或處或味常因於彼
而我曾不知是以欲知其身顧若影則知
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彊陽則
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老
君謂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將反於未生
無身而同於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乃
問道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落天下繼
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於道矣故
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

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
州間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
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
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
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夫為盜之道至此乎
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
之時利雲雨之滂澗山澤之產育以生吾未
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
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
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
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
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
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
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
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
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
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
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

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解曰黃帝書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
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蓋天
施地生役萬物之力以更相變化萬物之
生資人力以成其生育人之生資萬物以
為養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
用即其所不全而假於外豈非其盜耶故
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奚必手目所
及無不探而後為盜哉然而天地之生化
也無窮萬物之生於天地也無極人以私
意力取而仍有限國氏之盜天地公
道也故可以大壤而施及州間向氏盜人
之聚歛私心也彼既以私心而聚歛之矣
汝又從而利之宜其獲罪併與其先居之
財而沒之也雖然以有公與私為盜則無
公與私宜非盜矣蓋一犯人之形而身非
我有安往而非盜哉雖無心於公私奈何
其不能逃於形體也且盜一也公道之盜
既已異乎私心而免人道之患矣無公私
之為盜雖未能忘形體亦異夫公道者之

貴生愛身也若夫天地之德則不有心於為公也任萬物之自公不有心於無私也任萬物之自私語至於此則萬物之盜於人之盜於萬物不乃為天地大盜積者乎天地生化萬物始終於此故天瑞至此而終焉嘗試論之一兔適於野百人逐之而人弗非也。鑿乎一童子得之雖有壯者力抗百夫拱手而不敢取何則名分定也悠悠之生以多駢旁枝之心自私於天地之間若彼逐兔之流畫為分守其有得之於適然者真以為己有也莫之得者亦以為真彼之所有也由是貪多務得封殖名利終身欣玩唯恐人之已窺庸詎知吾身之亦盜哉噫天地之生萬物非天地之道也以夫其生無方其化無窮使人盜之家富而無殃況天地之道渾淪廣博苟能得之則其富可勝道哉

天瑞解

六經皆載道而之後世者也富精神之妙於形名度數之間寄心術之微於仁義禮樂之

際其顯也雖匹夫匹婦之愚亦與能焉其妙也雖聖人之智有所不與焉其可能者以其言近也其不可知者以其指遠也經之所傳皆如此矣六經之外其立言著書博極妙道之行缺道之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辨物復性志靜事簡表裏六經之訓者莫備乎老列莊子之書夫三至人之經雖均傳妙理而其立言之旨互明於道抑可得而言矣老君九九之篇明道德之旨歸纔數千言究觀其始終以可道為非道謂上德為不德以聖道為不爭雖言聖人應世之道蓋未嘗及於叢皇之君雖著萬物生化之理亦未嘗及於動植之物此老君之經所以為至妙而約也至於莊子之書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其書連牀而無傷其辭詭說而可觀老君之約得莊子而其道益明矣若夫列子之教元妙亦在於老君之道德詠詠亦有於莊子之寓言廓明老君之要妙而不為莊子之曼衍三經之首同歸於道而列子之訓適居其中必明乎此而後可以讀列子之

書也夫道果何物也妙而不可知者是也所謂妙者非曰虛無無為故妙也以其行於萬物之上而不可測知故妙爾大哉道元賢育萬物其自然必以生化為先其乾成必以陰陽為原是以此經首明天瑞之生化也天者莫為之道瑞者合驗之物謂之天瑞自然之符也嘗原生化之道非離物而能明非即物而能盡即物則不足以言生化以生化不盡於有為也離物則無以顯其生化以生化不住於無為也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不化者本於天之自然有生有化者若瑞之合驗生化之道盡於此矣爰自太易既有而太初繼之太始見而太素兆焉氣形質之始既具斯可名於易易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冥冥之中其序已無毫釐之紊矣既已墮於形變則清濁異源天地莫位人沖其和物舍其精天地雖大其道可符於陰陽聖道雖妙其教可驗於仁義萬物雖多其變可合以柔剛故一範人之形未有能逃造化之變者至若萬物之出機入機有情無情更相

變易可謂妙矣化已一定則亦不能紊其自
 然之符矣故均為足之所化也為增則不
 能為胡蝶均為之所化也為鶴則不能為繼
 生化之理其符如此宜其祀國之人觀有形
 之必終觀天地之昭然有物是致區區之過
 計也且所謂自然之符者其始也必有所自
 而生其生也必有宜定之位其終也必有所
 由以復始而必終終而復始一七九之變循
 環而無端此生化之理所以終古不息也嘗
 謂物之無知沉淪於造化固其宜也人為萬
 物之靈雖未免乎生化亦有不生不化之理
 備於我焉不思所以反身而誠矣為甘心於
 造化之域與彼萬物同其轉徙哉列子之訓
 蓋將俾學者即生化之中而明生生造化之
 妙順生化之符而不制於生化爾故篇終託
 言舜之問道乎丞以祛有生之累也猶以為
 未也直以吾乎一身謂為天地之盜雖天地
 之盜雖天地主化亦謂之為盜盜人之所共
 惡也而我乃以盜而成若生載若形則之人
 也奚以責生愛身而犯人之所惡哉故天瑞

至此而終焉

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

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通進

念三

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
 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爽感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
 管百姓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爽感黃帝
 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
 治萬物其患如此

解曰生理貴於肆任有心於養一己則必
 蹈其患矣百姓謂我自然有心於治萬物
 亦必蹈其患矣是故娛耳目供鼻口而有
 欣欣之喜是不恬也竭聰明進智力而有
 戚戚之憂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德也雖
 養身治物之不同憂喜之有異其於殘生
 傷性均也殘生故焦然肌色肝黧傷性故
 昏然五情爽感夫合十有五年而一世成
 矣憂喜居半外以瘁形內以傷性亦何生
 之樂哉此黃帝所以嘆其過之深而思求
 至道也